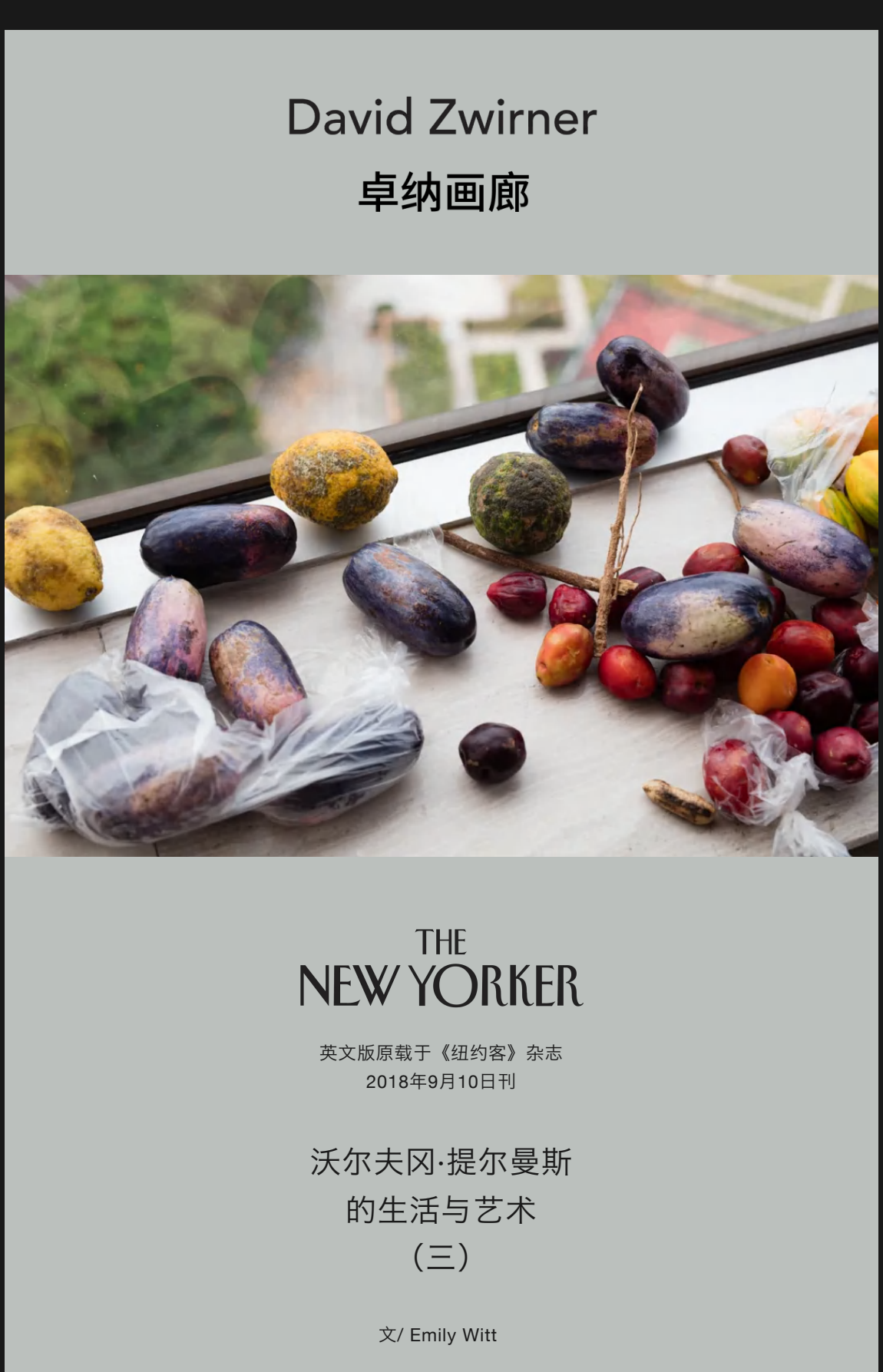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生活与艺术｜长篇人物特写（三）

Emily Witt 卓纳画廊DavidZwirner 2024-03-10 10:30 中国香港


David Zwirner
卓纳画廊

THE NEW YORKER
英文版原载于《纽约客》杂志
2018年9月10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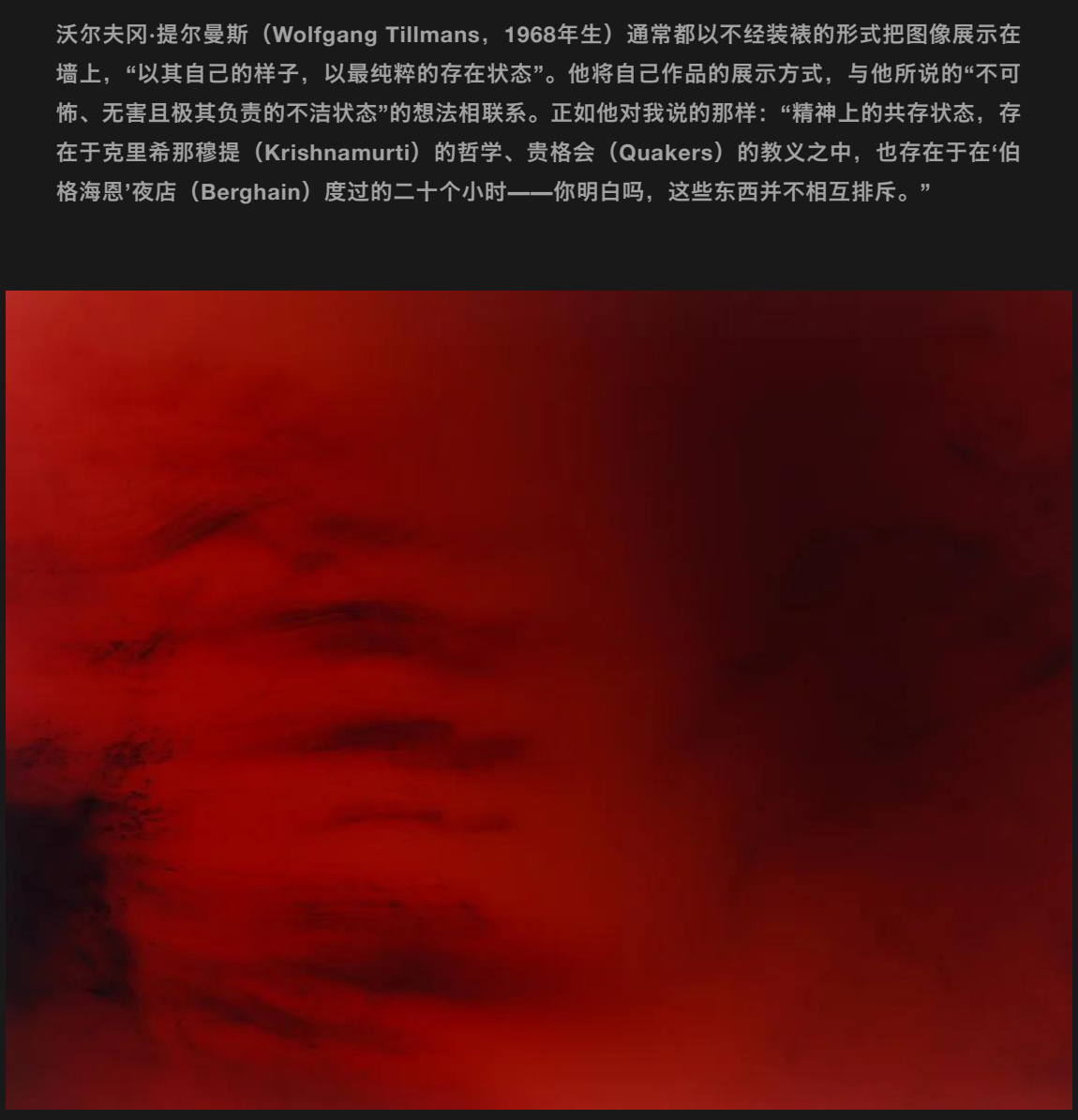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的生活与艺术
（三）

文/ Emily Witt

■《金沙萨静物》，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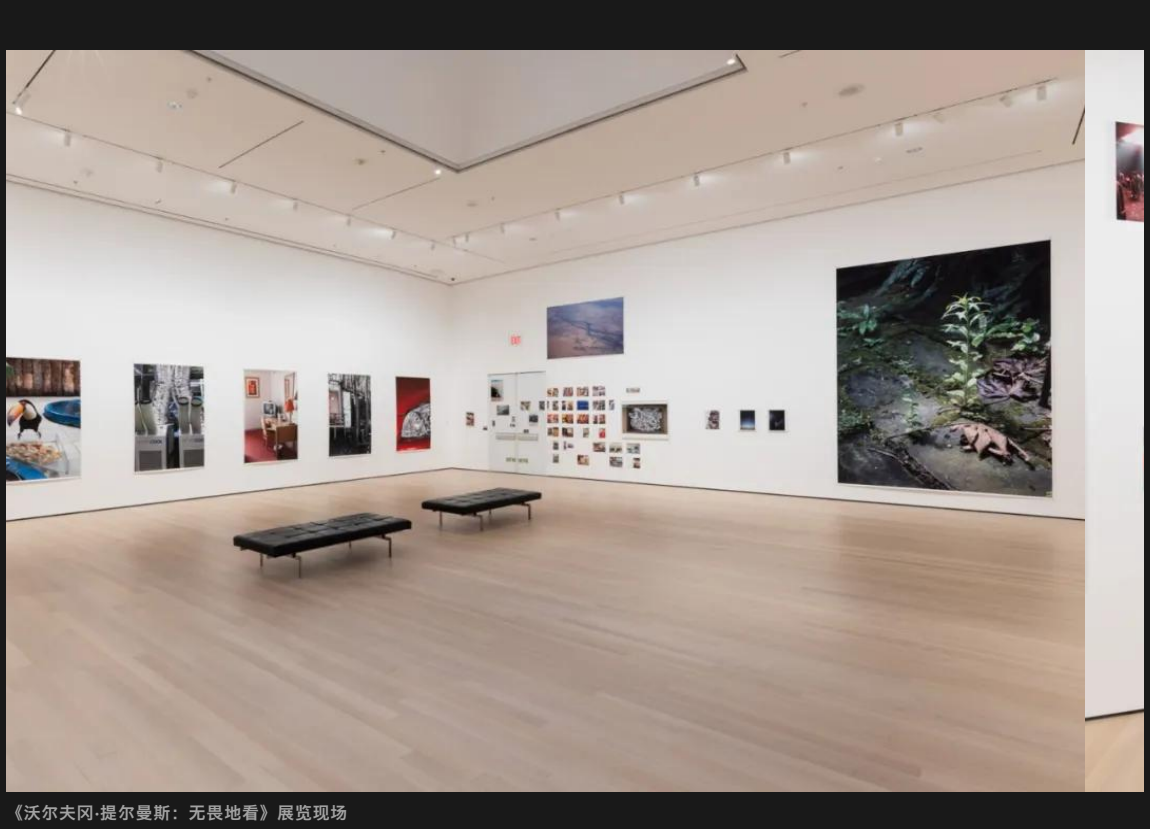
当你面对一张新照片时会产生一种冲动，去确保它没有任何瑕疵。但是，无论是为照片装裱还是把它放在弱光的环境中，类似的过度保护都会抑制照片的力量。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1968年生）通常都以不经装裱的形式把图像展示在墙上，“以其自己的样子，以最纯粹的存在状态”。他将自己作品的展示方式，与他所说的“不可怖、无害且极其负责的不洁状态”的想法相联系。正如他对我说的那样：“精神上的共存状态，存在于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的哲学、贵格会（Quakers）的教义之中，也存在于在‘伯格海恩’夜店（Berghain）度过的二十个小时——你明白吗，这些东西并不相互排斥。”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有形 96》，2019年

提尔曼斯使用Scotch Magic牌的胶带来悬挂彩色合剂冲印的作品，用挂在钉子上的纸夹展示喷墨打印的作品，而类似杂志纸页的作品则会用不锈钢材质的钉子。他对胶带长度的要求会精确到毫米，还会标明每张喷墨打印需要几个纸夹、钉子钉进墙面的角度是多少、具体使用哪种钉子等。胶带不会碰到照片上的乳胶部分，只会粘贴在背面。他使用的胶带分割器也有特定的品牌（Tesa牌），这种分割器不会让胶带产生锯齿状的边缘，另外他会用哥达彩铅（Cretacolor）的7B铅笔为作品签名。比较特别的是，展厅里的照明设备通常需要在他悬挂作品之前就先安装好。他的作品有一套布展的标准高度设置，其中最大尺幅的照片会直接从地板开始挂起。

类似这样的作品说明，连同其他许多内容一起，会被订收录在每次展览专属的一本活页夹中，里面还包括了国际电压和插头的图解、视听设备的使用手册、每个装运箱里作品的详细名录和图片，以及如何打开包装箱拿出摄影作品的图解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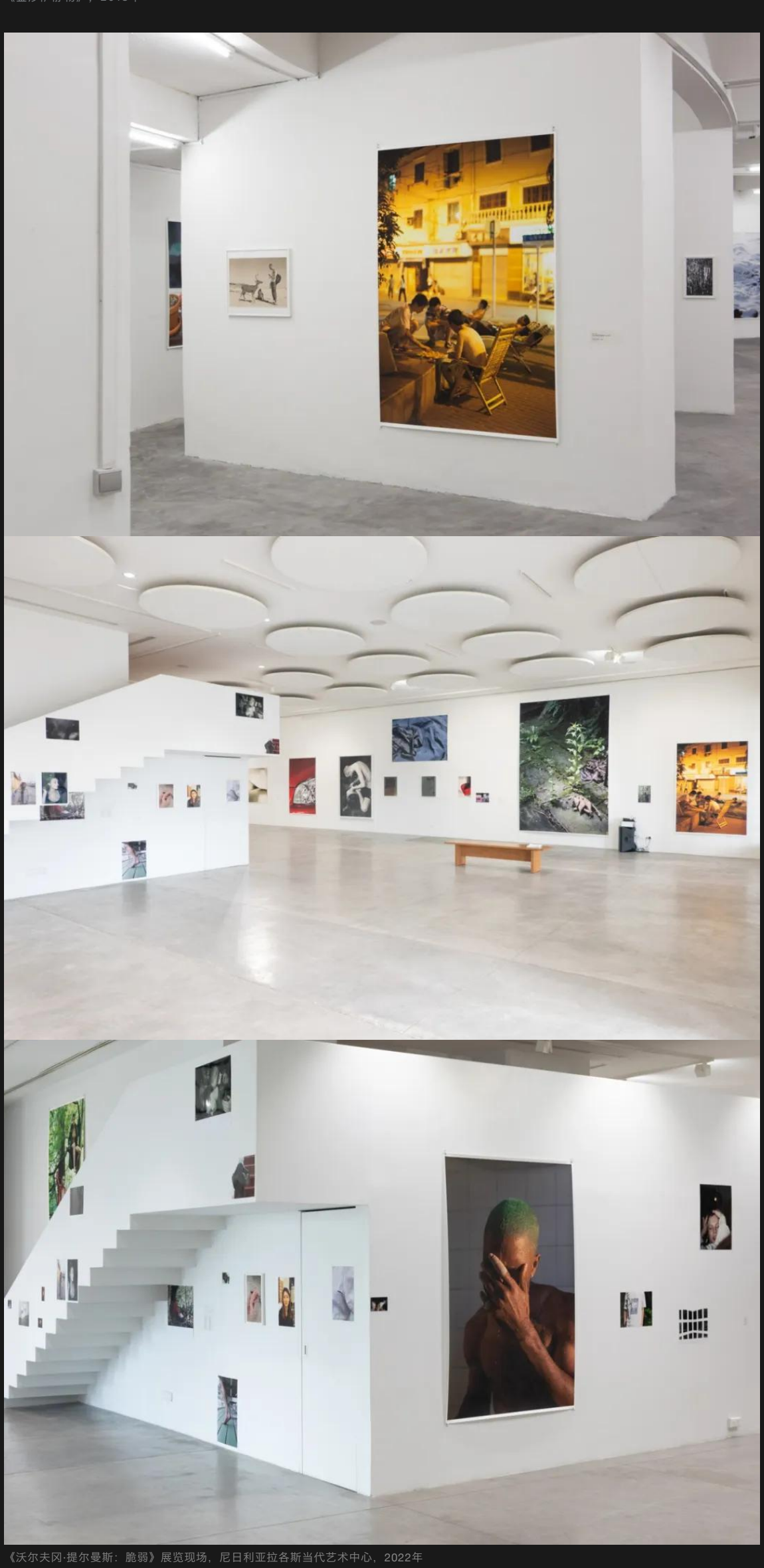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无畏地看》展览现场
【1-2】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2022年；【3】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2023年；【4】加拿大安大略美术馆，2023年。

四月，我飞往肯尼亚，去看正在布展的提尔曼斯。我之前看到他和展览顾问费德里科·马丁里（Federico Martelli）几周前在柏林详细沟通整个展览的草图，当时室外大雪纷飞，马丁里是个住在鹿特丹的智利人，他同时为提尔曼斯和库哈斯做兼职工作。提尔曼斯和马丁里吃着麦维蒂（McVitie）牌消化饼干，提尔曼斯一边抽着高卢金丝烟，一边和马丁里一起在同比缩放的渲染软件里把作品摆放到虚拟的、实际身处非洲大陆的展厅中查看效果。

当我第一次到达内罗毕的果当艺术中心（GoDown）时，我意识到此前的展览筹备工作是多么的细致。果当艺术中心里的石膏墙面很不平坦，为了控制室内温度还设置了一些露天的通风口，而现在所有这些墙都被粉刷一新。提尔曼斯按照计划已经先挂好了一些尺幅最大的照片，之后的布展则更多地需要凭直觉来进行。提尔曼斯把他的iPhone SE手机放在展厅的地板中央，用它播放尼尔·杨（Neil Young）的歌《像飓风一样》（“这是有史以来我最喜欢的歌曲”）。然后他四处张望，Scotch 牌的透明胶带粘在他的工作裤和紫色T恤上，他用手指和拇指轻轻捏着照片，两手放在对角线上。

“是材料在做出决定”，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方法。提尔曼斯用三个手指拿起一张照片，照片有点卷曲：“恐惧才是会真正破坏图片的东西。”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金沙萨静物》，2018年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脆弱》展览现场，尼日利亚拉各斯当代艺术中心，2022年

布展进行得很顺利，不紧不慢地历时三天，每次都能在中午好好坐下吃顿午餐。在果当艺术中心，提尔曼斯挂上了一幅弗兰克·奥申（Frank Ocean）的肖像。他还挂了一张巨嘴鸟的照片。“巨嘴鸟显然不是非洲的鸟类”，他说。他把巨嘴鸟放在本来挂着“女神卡卡”（Lady Gaga）照片的位置上，但之后又换了下来。他在墙上挂起一张快照大小的倭黑猩猩的照片，然后挂上一张灯具店里网格状挂满着灯泡的照片。

在比较保守的国家展示他的作品时，提尔曼斯有时会多拿一些更露骨的图片出来，不过他说：“我必须确保，对男性身体的温柔注视不会被一位异性恋的男性观众所忽视。这是我的最低要求。”他爬上梯子，在门框的顶部挂上几张苹果树开花的照片。他问助理胡安·帕勃罗·埃切维里（Juan Pablo Echeverri）觉得怎样，埃切维里是位哥伦比亚的视觉艺术家，他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满。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大嘴鸟》，2010年

“看起来有点不太对，是吧？”提尔曼斯说。

“是啊”，埃切维里回答。

“得切一下。头像必须包括在画面里。”

“必须包括苹果。”

有个周五的晚上，提尔曼斯说，他当时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不想按计划外出，而是情愿呆在展厅里继续自己的“摆弄”。整个团队都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把他单独留下，工作桌上还放了三罐提前开好的“Tusker”牌啤酒。第二天一早，一整面墙的照片全部都布好了，出自他的《柏林果蔬展览会》（Fruit Logistica）系列。

Wolfgang Tillmans
FESPA Digital / FRUIT LOGISTICA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柏林果蔬展览会》画册
科隆瓦尔特·柯尼希（Walther König）出版，2012年

马丁里自2006年以来一直与提尔曼斯合作巡回展览的工作，埃切维里则从2012年开始加入。他们几天前来到内罗毕，为布展安装做准备。后来，提尔曼斯在内罗毕的歌德学院进行的一次演讲中，一位与果当艺术中心合作的艺术顾问提及这些布展时说：“有一群人比你先到——我真的很想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位叫木图·穆邦铎（Mutheu Mbondo）的艺术顾问在演讲的问答环节中说道。“他们对你的作品、作品的展现方式、保存方式以及所有这些都非常地着迷。我甚至有点不想看你的展览了，因为我会想，这到底是谁？”

提尔曼斯毫不感到冒犯地立刻做出了评述：“我们凭借经验知道的许多事情都会出错，而且这些事并不会像我们所要求的那样发生。人们可能只觉得这不过是普通地挂挂作品，只是最正常不过的布展，对吧？但是我们一直都以特定的方式进行工作，我们需要工作到很晚，而且这些都是非常脆弱易碎的作品，比如我们需要保持地面的干净，因为我们会把东西放在地上，我们也需要墙面的光照均匀，因为世界各地每个美术馆的照明工作人员都会遵循这样的逻辑：‘我只在图片挂到墙上之后才开始工作。’但我却是反过来的——我首先需要均匀照亮的墙面，才能开始布置作品。因此，经验告诉我大部分机构会抵制新的想法或是某些变革，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抵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控制狂。”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钦加萨》，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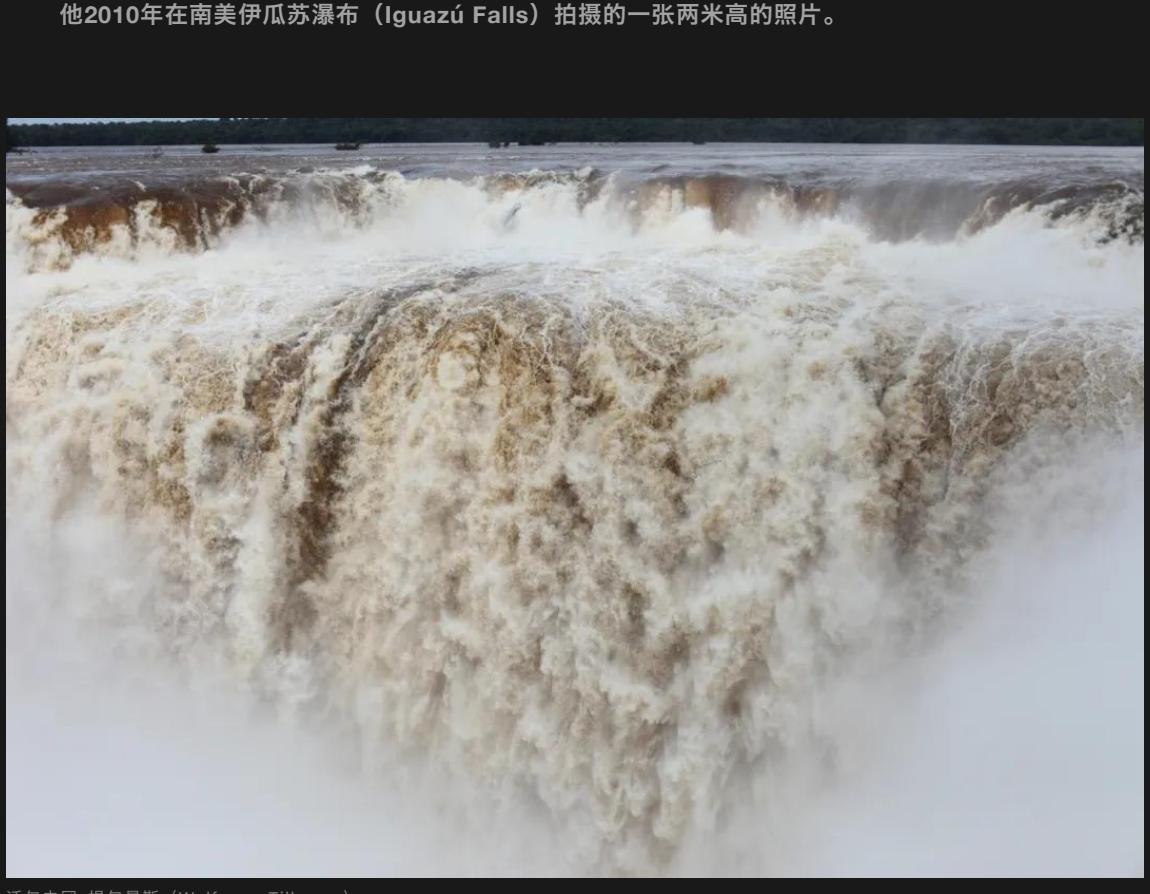
在像这样的大型展览上，提尔曼斯还会带上来自丹麦、常驻柏林的雕塑家安德斯·克劳森（Anders Clausen），他会为整个布展提供帮助。克劳森是提尔曼斯最好的朋友、前男友，也是一个生活上的柏拉图式的伴侣。2004年，他们在一次举办于柏林的同性恋无政府主义者咖啡馆之夜上相遇。“那天晚上的活动叫“Rattenbar: Rat Bar”——老鼠酒吧。他也在那里”，提尔曼斯说。“我们看到了对方，之后在一起生活了八年。”

克劳森比提尔曼斯差不多要年轻整整十岁，他身上有一种狡黠的不拘小节，很好地平衡了提尔曼斯的严肃。“安德斯和我已经不再是男朋友的关系了，但我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我们之间又没有那种沉重的纽带”，提尔曼斯这样描述两人现在的关系。“他当然基本上就是那个过去十四年来对我最重要的人。”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泳裤，影印件 II》，1994年

整个团队的互动中，马丁里和埃切维里是带来欢笑且性格外向的两位，克劳森有着让人放心的安全感和亲密感（他还有一些特殊的任务：“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来收尾”，在最后一天快结束时，他会这样对提尔曼斯说）。马丁里和埃切维里非常熟悉提尔曼斯对展出作品的细致要求，但此外，他们也收集了不少当地人推荐的夜店场所，并且转达给提尔曼斯，他们还会向他解释美国歌手赛琳娜·戈麦斯（Selena Gomez）到底魅力何在。总体上，两人总是能让一切都变得更有趣。在多年的合作之下，提尔曼斯在他们面前显得非常放松。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们会相约喝一杯，或者在午餐休息时，提尔曼斯会在他们聊天时安静地坐着旁边，直到克劳森招呼他坐得更靠近些，并用胳膊一把揽他过去。

周一的时候，布展完成了，提尔曼斯和克劳森花了一天时间四处观光。破晓之前，我在他们的酒店遇到俩人，之后有位司机开着车到了，他带我们去城郊的内罗毕国家公园，那里毗邻当地的国际机场。提尔曼斯一直都不太愿意出来。“看来我不怎么做其他人常做的那些事”，他说。但是他也明白，那些知名的景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其特别之处。事实上他在内罗毕的展览中就包括了他2010年在南美伊瓜苏瀑布（Iguazú Falls）拍摄的一张两米高的照片。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伊瓜苏》，2010年

在公园里，提尔曼斯录下了鸟鸣声。他拍摄了一只犀牛（“它的确看起来就像丢勒的画！”）和一头母狮（“哦，孩子们！”当看到母狮的四只幼崽时，他对着非常高兴的克劳森这样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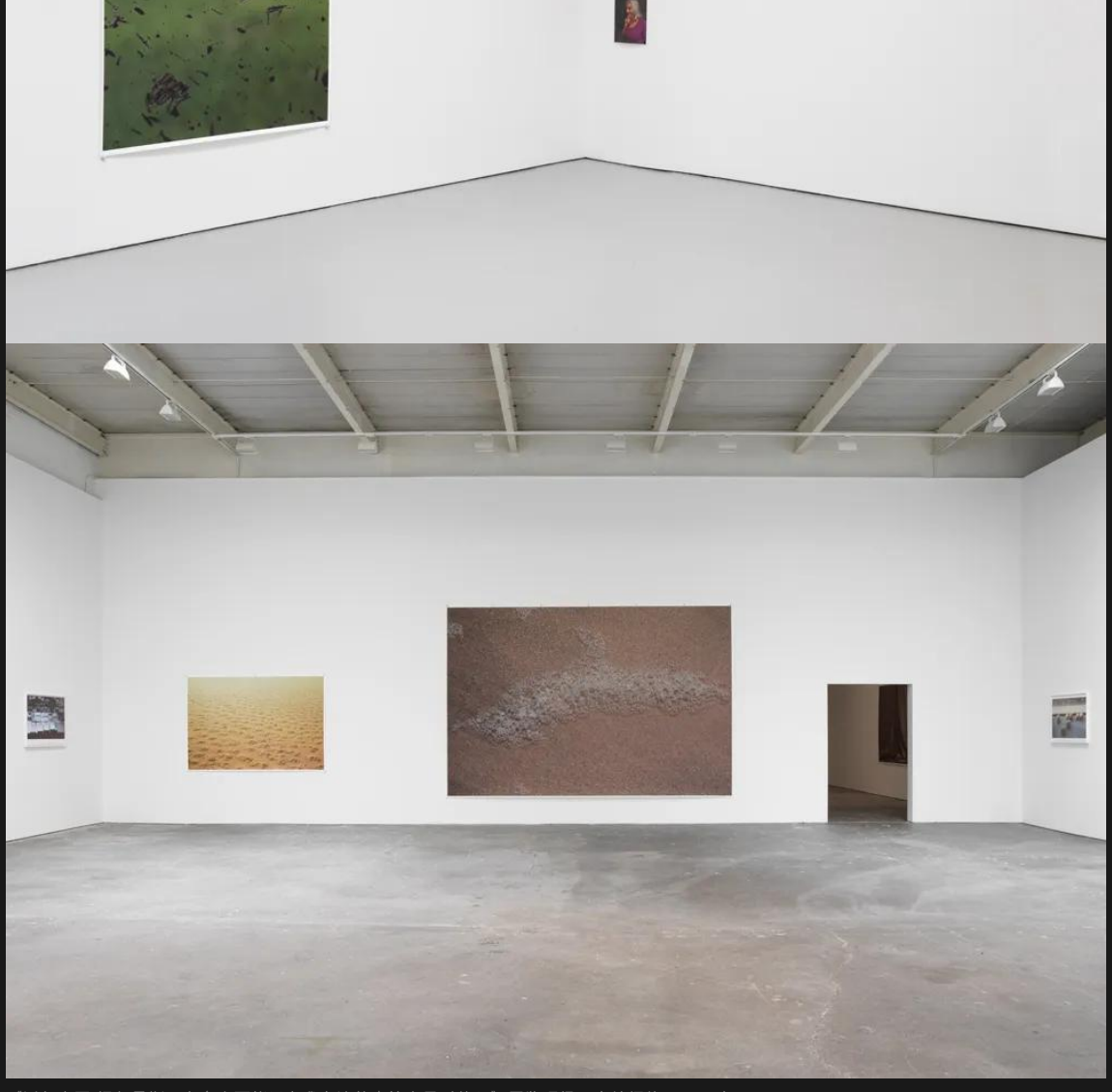
内罗毕这座城市正在慢慢地侵占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区——有一天很可能会将之完全吞噬——肯尼亚铁路公司正在修建一条穿过公园边界而通往奈瓦沙市（Naivasha）的铁路。提尔曼斯请司机将我们带到正在由中国路桥集团施工的建筑工地现场，他们已经开始在高架轨道上铺设立管了。那里禁止拍照，但提尔曼斯还是在我们开车时偷偷地拍了几张，当司机掉头开车回去的时候又偷偷拍了几张。

这差不多就是我看到的提尔曼斯拍照时的情形：非常随意、几乎不引人注目，而且经常是在走动的过程中。在柏林，他拍摄过工作室对街一座正在装修的建筑物，还在克劳森四十岁的生日聚会上拍下了朋友们跳舞的照片。在肯尼亚，我看到提尔曼斯伸手绕过司机的头部，从司机那侧的窗户向外拍下了路边正在组装手推车的人们。在肯尼亚广播公司接受完采访之后，他为主持人凯英嘎·奥昆姆巴（Khainga O'Okwemba）拍摄了肖像。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拉各斯静物之二》，2022年

当我们走出大楼时，他在某个办公室的拐角处拍摄了一个粉红色的废纸篓、一盆放在楼梯下面的吊篮、一个把公司称为“无腐败区”的标牌。三个月后在纽约，他从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向北步行到位于切尔西区的卓纳画廊，他秋天的时候会在画廊举办个展，提尔曼斯一路带领我沿着西侧公路往前。当我们走过建筑工地时，能看到装满建筑材料的敞篷卡车，还有在阵阵火花中工作的建筑工人，他也揿下了快门。我看到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事，但是他在这些事情中所看到的东西只有变成照片才会真正地袒露出来。

“人们无法说清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一张图片，因为从技术上讲，它们都是相同的，它们都不过是纸上的颜料，而且我们使用的往往是相同的相机。”提尔曼斯对我说：“为什么我所拍摄的照片能有辨识性，这真的无法用语言说清。”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有多大可能只有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展览现场，卓纳纽约，2018年

提尔曼斯认为他反民族主义的海报是一个独立的项目，他从未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放入其视觉艺术创作的核心之中。不过在911事件之后，随着他渐渐地脱离了那段集中探索形式主义试验的阶段，他开始更直接地面对专制主义的兴起。“大概是2003年，我感觉到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到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再到那些想要破坏公共服务的人和倡导新自由主义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希望去破坏和倒退言论的自由以及公共空间”，他这样说道。

当时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谎称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导致了随后的入侵伊拉克，他还谎称艾滋病并不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其时任卫生部长更声称可以用大蒜和柠檬汁来治愈——这些不实的言辞让提尔曼斯感到分心。他在展览中用所谓的“真相研究桌”（truth-study tables）对此做出回应——其中所包括的文献和图像，记录了他“观察自己如何进行观察”的过程。

提尔曼斯的《真相研究桌》作品在《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无畏地看》展览现场，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2023年

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我和提尔曼斯一起去看艺术家大卫·沃伊纳洛维奇（David Wojnarowicz）在惠特尼举办的回顾展。提尔曼斯穿着迷彩短裤、蓝绿色和白色的耐克鞋，还有一件曾经出现在二十六年前的《就像兄弟姐妹那样》中、写着“去他妈的男性统治”的T恤。

沃伊纳罗维奇于1992年因为艾滋病的并发症而去世，当时的提尔曼斯刚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提尔曼斯对沃伊纳罗维兹、还有他的爱人兼导师彼得·休哈尔（Peter Hujar）及他们的朋友艺术家保罗·塞克（Paul Thek）都抱持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回忆起1995年与克莱一起在柏林国家美术馆看保罗·泰克展览时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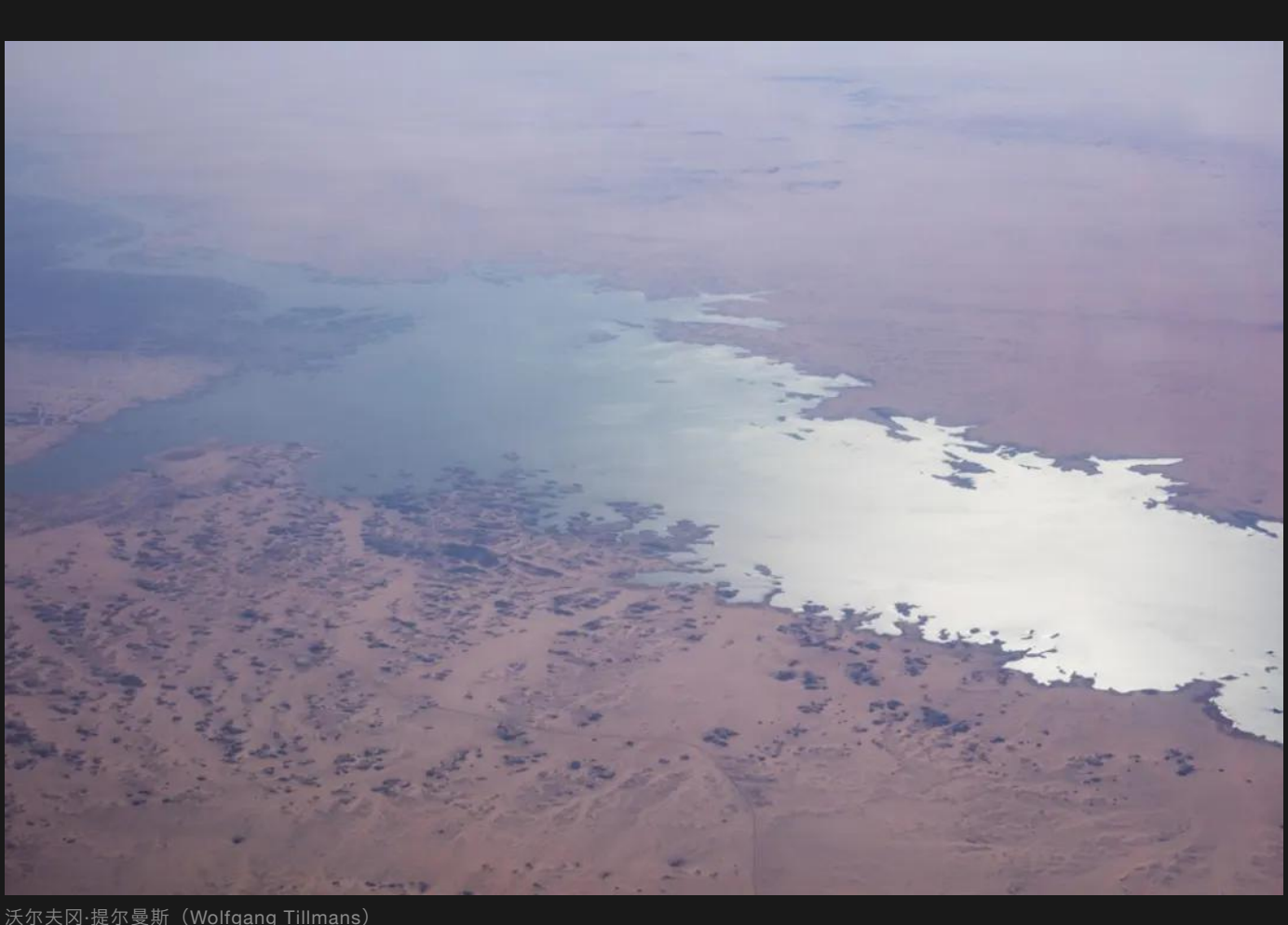
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他说：“我感觉到，我在这里，我成功了，我有自己的语言，我幸存了下来，现在是时候让我更清楚地做出表达了。” 2006年，他开办了一家非营利性的机构，取名“桥梁之间”（Between Bridges），其中主要展示那些还不太为人所知的艺术家们的政治性的作品，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则因为作品显然无法销售获利而鲜少受到关注。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无畏地看》展览现场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2022年

“桥梁之间”的首次展览便献给了沃伊纳洛维奇，他的作品在此之前很少在英国展出。今年早些时候，提尔曼斯将“桥梁之间”重新调整为一个基金会，旨在支持艺术与民主，并专注于LGBTIQ族群的权益，以及打击种族主义。

我们按照逆时针方向参观展览，后来发现走错了方向，所以我们看到的展览便以沃伊纳洛维奇的病情和他的行动主义作为开篇，一路追溯到1980年代初他作品更加玩味有趣的阶段为止。（后来，提尔曼斯购买了展览图册，并且向惠特尼的工作人员极其轻柔地提议，应该使展览的动线设计更加明确。）

让提尔曼斯感到痛心的是，沃伊纳洛维奇激进的行动主义和他的病情会让他的艺术创作显得黯然失色。“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想要成为一位激进的行动主义者”，提尔曼斯说。我们在一个展出沃伊纳洛维奇花卉绘画作品的展厅里停下了脚步，那些作品创作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艺术很感兴趣，他对美也感兴趣，还对爱、人、生活都感兴趣。”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纳米比亚尼罗湖》，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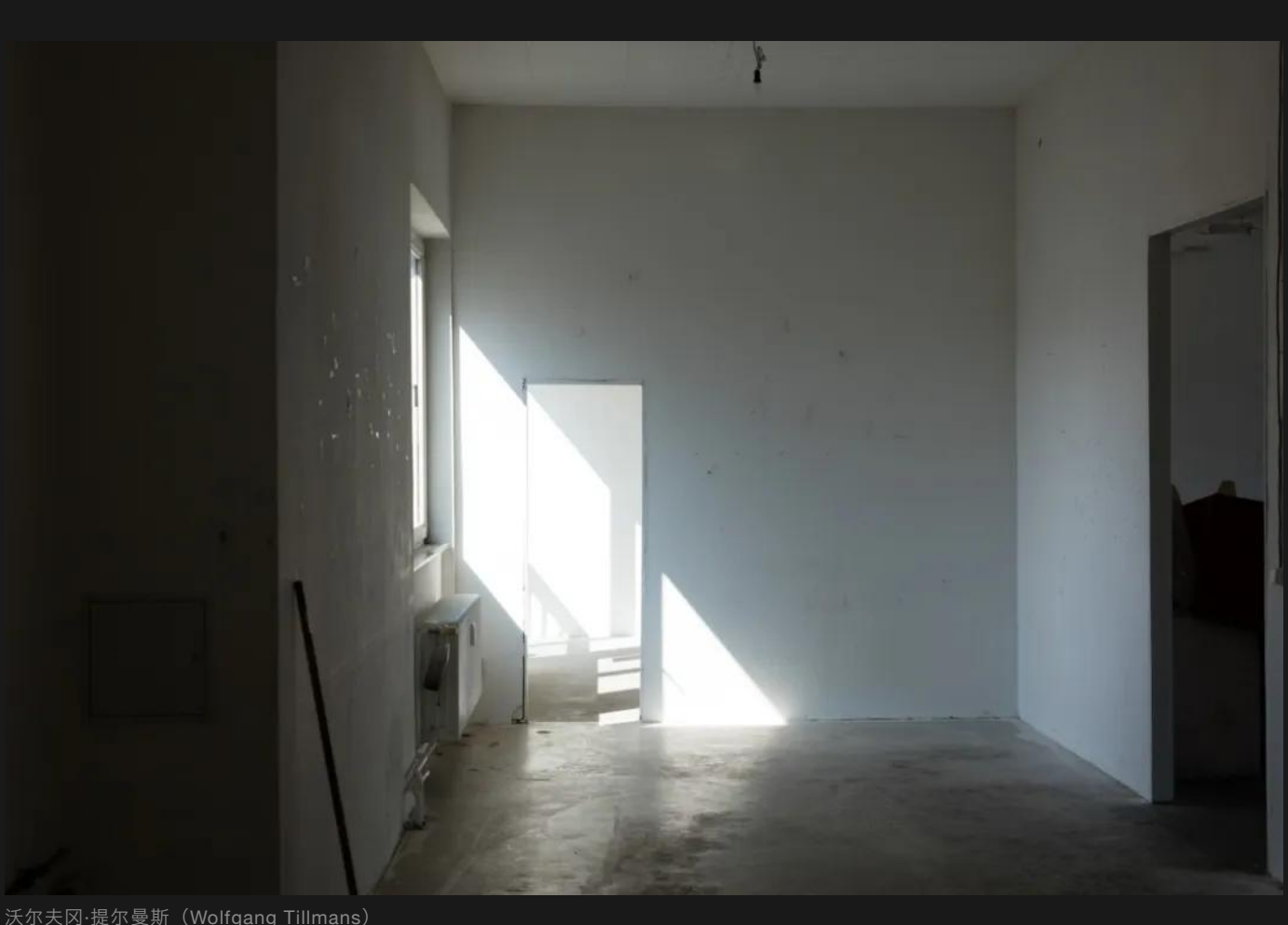
他用手机拍下一段展墙文字然后发邮件给我。其中包括了一句来自艺术家佐伊·伦纳德（Zoe Leonard）的话，伦纳德回忆起自己曾经与沃伊纳洛维奇一起展出过作品，并且为自己的作品是如何地不具备政治性而向他道歉。“我们正在努力，以便我们可以拥有这样的事物，以便我们可以再次拥有美”，伦纳德记得沃伊纳洛维奇这样对她说道。

提尔曼斯在卓纳画廊的展览起名为《有多大可能只有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八月下旬，我给他写信，询问他是不是会展出任何在内罗毕拍摄的照片。他回答说，有一张街景，还有一张静物，是在肯尼亚北部卡库马（Kakuma）难民营里一家性健康诊所拍摄的，两张照片出自同一趟行程，（他是“联合国难民问题高级专员”组织的长期资助者）。我还问他，是否会有克劳森生日聚会的照片。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性健康诊所，卡库马难民营》，2018年

那次聚会同时也是一次告别派对——提尔曼斯和克劳森在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一直保留着一个额外的工作室，但因为整个区域的士绅化，而决定不再维系这个空间。三月中旬，这两位艺术家曾经把这个清理一空的地方做成了一个迷你夜店，配备好Funktion-One的音响系统，请了一位在鬓角纹有“faggot”（基佬）字样的保镖，然后在冰箱里放满了Radeberger牌啤酒和雷斯林起泡酒。那是一处让人闲适放松的空间，有一个装饰着小杏仁饼和土耳其软糖的蛋糕，还有提尔曼斯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油罐空间”（Tanks）的装置作品中用到过的投光设备。提尔曼斯曾经在这里监过工，当时他用热熔胶给窗户和墙面粘上了几个箱子，以便种上水仙花。

参加聚会时，他穿着纽约餐厅“西安名吃”的褐红色T恤，搭配一双灰色和粉色的耐克高帮鞋。克劳森则穿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火箭推进实验室”的海军蓝T恤，还戴上一对耳环。当我离开时，最后一位DJ刚刚登台，那会儿大概是凌晨五点，提尔曼斯高兴地躺到沙发上坐着的一堆朋友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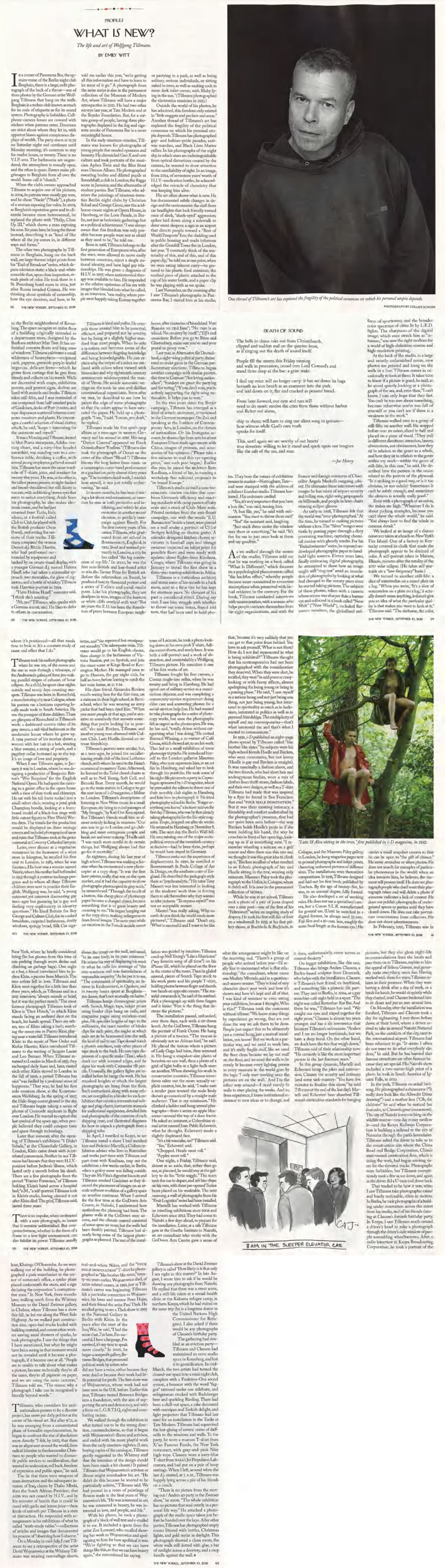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派对过后，P》，2018年

“在这次卓纳画廊的展览上，没有告别工作室或安德斯四十岁生日派对的照片”，他回复道：“整个展览都没有让人能用过于私人化的方式进行解读的照片。”

在邮件里他附上了一张交出钥匙之前拍摄的工作室照片。在许多次其他的派对之后，提尔曼斯也会拍摄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面往往堆满酒瓶、圣诞节的装饰灯，还有日光照射下的“麦拉”（mylar）金箔。这次的照片里展现了一个非常整洁的房间，白色的墙上残留着热熔胶的点，一道阳光横卧于门道，还有一个拖把的把手抵着墙。

全文完

英文版原文原载于《纽约客》杂志
2018年9月10日刊



PROFILES

WHAT IS NEW?

The life and art of Wolfgang Tillmans.

BY EMILY WITT

One thread of Tillmans's art has explored the fragility of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on which his personal utopia depends.

PHOTOGRAPH BY COLLIER SCHORR

相关阅读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卓纳艺术家简介

回顾提尔曼斯重要美术馆个展

《纽约客》长篇特写｜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生活与艺术（一）

《纽约客》长篇特写｜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生活与艺术（二）

《纽约时报》评提尔曼斯MoMA回顾展

《纽约时报》｜访提尔曼斯工作室

《Ocula 意见》｜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式共振

收藏垂询
长按二维码

微信编辑：Chantal

David Zwirner
卓纳画廊
纽约 | 洛杉矶 | 伦敦 | 香港 | 巴黎

卓纳画廊，自1993年在纽约创立至今，举办了大量创新、前瞻的展览，活跃于一级、二级艺术市场。画廊致力于培育艺术家的职业发展，目前代理了近八十位在世艺术家和已故艺术家遗产。

众多卓纳艺术家已是艺术史上巨擘，或享誉世界。其作品频繁亮相于国际著名美术馆和双年展，亦是知名美术馆和私人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davidzwirner
@davidzwirner
@davidzwirner
davidzwirner.com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Wolfgang Tillmans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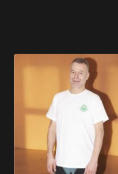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Wolfgang Tillmans · 目录

上一篇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生活与艺术｜长篇人物特写（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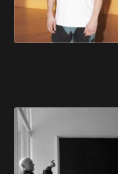
下一篇
《W》杂志专题｜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看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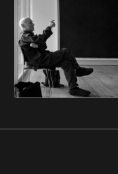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走进液态：喷墨印相之崛起（上）
卓纳画廊DavidZwirner



《ARTnews》｜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只有他，这样看世界
卓纳画廊DavidZwirner



探索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六幅重要大型画作
卓纳画廊DavidZwirner